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隋煬帝豔史
第三十七回 水飾娛情 鑿形失語

詩曰： 世事忌到頭，到頭光景惡。
月落影漸昏，花飛紅自薄。
國家殘敗時，氣運自蕭索。
雞鳴開鼎耳，龍■流殿角。
莫言草木微，衰榮係強弱。
國事一差池，乾坤便無托。
任他鐵石人，到此也錯愕。
寄語治世君，盛時當斟酌。

話說煬帝正看吳絳仙詩句，忽背後一人奪去，急回頭看時，卻是蕭後。忙問道：「御妻為何悄悄走來，叫朕吃一驚。」蕭後道：「妾走來，何嘗悄悄？還是陛下用心在詩上，不曾看見。」煬帝笑道：「詩雖然看到，實不曾用心。」蕭後也將詩細細看了，說道：「陛下好意賜她雙果，她倒將這怨詞來侮慢陛下，還只管思想這賤婢怎麼？」煬帝道：「不是侮慢，其中有個緣故。」就將黃門馬急搖散雙果的話對蕭後說。蕭後道：「侮慢也罷，不侮慢也罷，只要陛下當得起，妾不管這些閒事。今日乃上巳佳辰，杜寶學士製成水飾圖經十五卷，皆備言水中之事；並獻黃袞所造水飾七十二種，皆以木人為之。木人長二尺許，衣以囉綺，裝以金碧，內有暗機，盡能運動如生。其餘禽獸魚鳥，無一件不窮極天人之巧。妾已陳設在九曲池中，欲請陛下下去遊覽一番，不期陛下又思想吳絳仙，未有閒心賜去行樂。」煬帝笑道：「御妻專會取笑，怎見得朕沒心腸！」遂同蕭後上輦，竟望九曲池來。

到了池邊，只見眾宮人內相，早將許多水飾，都排列得齊齊整整。原來那水飾，用十二隻方船裝載，一船一船，次第而排。船上木人，或傍山，或臨水，或據磐石，或據宮殿，裝成七十二般故事。船一移動，則木人笙簫弦管齊齊奏樂，皆成美曲。或為百戲，掄槍舞劍，百般跳躍，與生人無異。又有妓船十二支，雜於水飾船中，亦皆木人製成，專司行酒。每一船一木妓擎杯，立於船頭，又一木妓執壺斟酒於旁，又一木妓撐船於梢後，又二木妓蕩槳於中央，圍繞送酒，循環奉觴。每到各位前，便停船不去，獻上酒來，候客飲乾，方才移動。酒若不完，終不肯去。機械悉在水中，絕看不見，真個是窮神入聖，十分巧妙之極。有詩為證：

木鷲飛去爭言巧，鴨杓能回盡道奇。
何似池頭陳水飾，神工鬼斧奪天機。

煬帝細細看了，滿心歡喜道：「世間如何有這等巧人？真奪天地之造化矣！」遂叫移酒席到池邊，同蕭後並座而觀。只見那水飾一船一船的流將過去，都裝扮著一樁樁、一件件近水的故事，共有七十二般，其實巧妙。你道是哪七十二般？

- 第一、乃神龜負八卦出河，授於伏羲；
- 第二、乃黃龍負圖出河；
- 第三、乃玄龜銜符出洛水；
- 第四、乃鱸魚銜■圖出翠嬀之水，並授黃帝；
- 第五、乃黃帝齋於玄扈，鳳鳥降於河上；
- 第六、乃丹甲靈龜銜書出洛，授於蒼頡；
- 第七、乃赤龍載圖出河，授於堯；
- 第八、乃龍鳥銜甲文出河，授於舜；
- 第九、乃堯與舜游河，值五老人；
- 第十、乃堯見四子於汾河之陽；
- 第十一、乃舜漁於雷澤、陶於河濱；
- 第十二、乃黃龍負黃符璽圖出河，授於舜；
- 第十三、乃舜與百工相和而歌，魚躍於水；
- 第十四、乃白面長人而魚身，捧河圖授禹，舞而入河；
- 第十五、乃禹治水，應龍以尾畫地，導洪水之所出；
- 第十六、乃禹鑿龍門；
- 第十七、乃禹過江，黃龍負舟；
- 第十八、乃玄夷蒼水使者，授禹山海經；
- 第十九、乃禹遇兩神女於泉上；
- 第二十、乃黃魚雙躍，化為黑玉赤文；
- 第二十一、乃姜於河濱履巨人之跡；
- 第二十二、乃棄后稷於寒冰之上，鳥以翼覆之；
- 第二十三、乃文王坐靈沼於魚躍；
- 第二十四、乃太子發渡河，赤文白魚躍入王舟；
- 第二十五、乃武王渡孟津、操黃鉞以麾陽侯之波；
- 第二十六、乃成王舉舜禮榮光幕河；
- 第二十七、乃穆天子奏鈞天樂於玄池；
- 第二十八、乃獵於凜津獲玄貉白狐；
- 第二十九、乃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；
- 第三十、乃過九江電鼉為梁；
- 第三十一、乃滌修國獻昭王青鳳丹鵠，飲於洛溪；
- 第三十二、乃王子晉吹笙於伊水，鳳凰降；
- 第三十三、乃秦始皇入海見海神；
- 第三十四、乃漢高祖隱芒碭山澤，上有紫雲；
- 第三十五、乃漢武帝泛樓船於汾河；
- 第三十六、乃游昆明池，去大魚之釣；
- 第三十七、乃游洛水，神上明珠及龍髓；
- 第三十八、乃漢桓帝游河，值青牛自河而出；
- 第三十九、乃曹瞞浴譙水擊水蛟；
- 第四十、乃魏文帝興師，臨河不濟；

- 第四十一、乃杜預造河橋成，晉武帝臨會，舉酒勸預；
- 第四十二、乃五馬浮渡江，一馬化為龍；
- 第四十三、乃仙人酌醴泉之水；
- 第四十四、乃金人乘金船；
- 第四十五、乃蒼文玄龜銜書出洛；
- 第四十六、乃青龍負書出河，並獻於周公；
- 第四十七、乃呂望釣蟠溪得玉璜文；
- 第四十八、乃釣汴溪獲大鯉魚，腹中得兵鈴；
- 第四十九、乃齊桓公問愚公名；
- 第五十、乃楚王渡江得萍實；
- 第五十一、乃秦昭王宴於河曲；
- 第五十二、乃金人捧水心劍造之；
- 第五十三、乃吳大帝臨釣台望喬玄；
- 第五十四、乃劉備躍馬跳檀溪；
- 第五十五、乃周瑜赤壁破曹瞞；
- 第五十六、乃澹台子羽過江，兩龍負舟；
- 第五十七、乃甌丘與水神戰；
- 第五十八、乃周處斬蛟；
- 第五十九、乃屈原遇漁父；
- 第六十、乃卞隨投潁水；
- 第六十一、乃許由洗耳；
- 第六十二、乃趙簡子值津吏女；
- 第六十三、乃孔子值洛河女子；
- 第六十四、乃秋胡妻赴水；
- 第六十五、乃孔愉放龜；
- 第六十六、乃莊惠觀魚；
- 第六十七、乃鄭弘樵徑還風；
- 第六十八、乃趙炳張蓋過江；
- 第六十九、乃陽谷女子浴日；
- 第七十、乃屈原沉汨羅水；
- 第七十一、乃巨靈開山；
- 第七十二、乃長鯨吞舟。

各船中歌舞遞作，又有許多妓船不住往來獻酒。煬帝賞玩良久，十分暢快。因說道：「帝王之福，朕與御妻亦享盡矣。」蕭後道：「但保得兩京無恙，方可謂之全福。」煬帝道：「朕為天子一十二年，朝朝羅綺，夜夜笙歌，若無厚福，安能如此！諒這些鼠竊狼盜，安能搖動金甌？」正說汝了，忽東京越王楊侗近侍趙信哭拜於地。煬帝忙問道：「你到此何干？」趙信奏道：「東京亡在旦夕，越王殿下遣奴婢潛身逃遁來奏知萬歲爺。」煬帝道：「東京兵馬既多，錢糧又廣，即有李密窺伺，平之亦易，為何這等緊急？」趙信奏道：「萬歲爺有所不知，若單拒李密，也還易為。不幸近日抹權皆左僕射王世充執掌，王世充為人奸險，外雖矯飾，內實有陰謀篡逆之心。凡百所為，皆出其意。越王殿下，惟拱手聽從，毫不能自主，進退實為狼狽。故遣奴婢奏知萬歲爺，伏望早發良臣，前去救援，猶可瓦全萬一；若棄而不理，不為李密所奪，定為王世充所有矣。」煬帝道：「朕江都富貴，享之不盡，何必定要東京？既如此危亡，可置之度外勿問矣。」趙信奏道：「先皇爺創業艱難，如何捨得？還鬚髮兵救援為上。」煬帝道：「得失自有天數，豈汝小人所知！」趙信不敢再奏，只得叩一個頭退將下來。

煬帝想一想，又叫住說道：「我且問你，西苑中近來風景何如？」趙信道：「萬歲不問，奴婢也不敢奏聞。西苑自聖駕東遊，內中台榭荒涼，園林寂寞，朱戶生塵，綠苔繞砌，十分冷落蕭條，無復當時佳麗矣。」煬帝道：「湖海中魚鳥想猶如故？」趙信道：「餘者如故，只有萬歲爺昔年放生的那個大鯉魚，二月內，一日風雨驟至，雷電交加，忽化為一條五色金龍，飛上天去，在半空中盤旋不已。京城內外，人皆看見。」煬帝驚訝道：「那魚畢竟成龍而去，大奇大奇！」蕭後道：「游北海時，妾見他頭上有個角度，便有幾分疑心，故勸陛下射他，不料天生神物，人力必不能害。」煬帝又問道：「花木一定無恙。」趙信道：「各種俱平常，唯有酸棗呂獻的玉李樹，近來一發茂盛。」煬帝聽見鯉魚化龍，又見玉李茂盛，不覺打動心事。忙問道：「晨光院的楊梅樹比舊何如？」趙信道：「一月以前已枯死矣。」煬帝大驚道：「楊梅果然枯死？」趙信道：「果然枯死。」煬帝忽拍案大叫道：「有這等事！天意乃如此耶？」嚇得個趙信汗流浹背，不知為甚緣故。唯蕭後知道煬帝素以楊梅合姓，觀其榮枯以卜興亡。今聞其死，不覺失聲，慌忙寬慰道：「無情草木，何關人事，陛下豈可認真！」煬帝道：「事雖無據，亦自惱人，東京縱不殘破，朕也無心歸矣。聞得江東風景秀美，丹陽、會稽、永嘉、餘杭一帶山水奇特，朕欲另治宮室，徙都丹陽，同御妻恣意，以娛此身，料天下必不能捨我為君也！」蕭後道：「江東雖僻，晉、宋、齊、梁、陳五代，皆相繼建都，風景想亦不惡，陛下之言是也。」

煬帝大喜，也無心復理水飾，竟出便殿，召集群臣商議道：「兩京皆為盜賊所據，朕不願復歸，意欲退保江東，以為子孫之計，不知眾卿以為何如？」虞世基奏道：「退保江東，不獨立子孫萬世之業，而以逸待勞，又可俟中原之自定，誠救時權宜之妙算也。」煬帝大喜，隨傳旨：「丹陽重治宮闕，再挖新河以通永嘉、餘杭，限不日要成大功。」傳旨未畢，只見御階下閃出一人，俯伏在地奏道：「江東何可守也？望陛下再思。」煬帝視之，乃門下錄事李桐客也。因問道：「江東五代建都，為何不可守？」李桐客奏道：「江東卑濕，土地狹隘，豈天子建都之所？五代偏安，已為五世笑，陛下巍巍天子，奈何效之？況禁衛士卒皆關中之人，日夜思歸甚切，若再過江，安保其不為亂！以臣愚見，聖駕宜速返長安，會集勤王之兵，東誅李密，西掃李淵，克復兩京，方見聖君賢主之作用也。」煬帝道：「朕豈不知兩京易復，但朕不欲北歸，汝安得逆朕意也。」李桐客再要奏時，早有御史陳立出班劾之，說道：「聖諭已定，在廷大臣尚不敢議，李桐客小官，何得越職而忤聖意！當謫官以警其餘。」煬帝准奏，即削李桐客官職，謫居嶺表，不許復還。正是：

諛言能得主，忠口易休官。
謾道今日好，須知結局難。

煬帝既貶了李桐客，群臣遂領旨，開河的開河，治宮殿的治宮殿，各自去慮民禍國不題。卻說煬帝退入後宮，甚覺無聊，欲要到月觀、迷樓去遊戲，又因蕭後不允，遂帶領宮人去游雷塘。原來雷塘在江都西北，雖無奇特山水，然平原曠野，樹木交加，蔚然蔚然，別有一種疏性賞心之處。煬帝遊賞良久，頗覺快暢，遂與眾美人盡興痛飲。飲到半醉之時，忽說道：「此處地脈豐隆，兩京既失，就死埋於此，卻也無妨。」眾夫人皆驚說道：「萬歲貴為天子，春秋正盛，何出此言！」煬帝笑道：「偶戲言之，不足聽也。」大家依然又飲，只吃到日色沉西，方才起身還宮。

煬帝此時已有十分酒意，不喜乘輦，騎了一匹逍遙馬，帶領兩個內相，竟自放轡先歸。行到半路，忽然見一所台榭，松柏陰森，十分茂盛；牆垣雖則半頹，然規模闊大，不像個民間園圃。因問道：「此是何處？」內相答道：「此乃吳公宅，叫做雞台，乃春秋時吳王夫差行樂之處。」煬帝道：「朕倒從不曾游，今既相遇，何不入去一觀！」遂跳下馬，步行入來。只見內中雖然荒蕪，尚有玩月樓、藏春閣、養魚池、馴鶴徑、木香亭、櫻桃園許多遊賞之處。煬帝一層一層的看將入來。將到大廳，忽聽得內中有人笑語，忙抬頭一看，只見一人軟翅紗巾，團花氅衣，同一豔妝婦人，在裡賦詩飲酒耍子。看見煬帝，遂迎下階來說道：「陛下別來無恙？」煬帝定睛一看，原來是陳後主與張麗華也。煬帝一來酒醉，二來精神恍惚，便記不起往日之事，因笑道：「卿與貴妃，為何在此？」陳後主道：「與陛下會晤不遠，特在此相候。」煬帝遂同走入廳來，只見案上杯盤狼藉，筆墨淋漓，因笑說道：「卿與貴妃這等受用，樽前得何佳句？何不獻朕賞鑒！」陳後主道：「因前陛下開河功績，為萬世之利，聊述短章，宣揚聖德。但詞俚意鄙，恐不堪御覽。」煬帝道：「卿才華藻，何必太謙。」陳後主隨於袖中取出一詩獻上。煬帝接了細看，只見上寫道：

隋室開茲水，初心謀太賒。
一千里力役，百萬民咨嗟。
水殿不復返，龍舟成小蝦。
溢流隨陡岸，獨浪噴黃沙。
兩人迎客至，三月柳飛花。
日腳沉雲外，榆梢噪暝鴉。
如今游子俗，異日便天家。
且樂人間景，休尋海上槎。
人喧舟艤岸，風細錦帆斜。
莫言無後利，千古壯京華。

煬帝看了一遍，見內中言言帶諷，字字含譏，便大怒道：「死生，命也；興亡，數也，汝安知我開河為後人之利？」陳後主道：「殿下不必怒，臣在江南，只造得臨春、結綺、望仙三閣，便以為太多。殿下即當恤民節儉，致治在堯舜之上，為何土木繁興，荒淫不已，亦為此太侈之事？大抵人生天地，幸得為君，自然各圖快樂，當時何見罪之深也？三十六封書，使人至今怏怏不悅，殿下寧不記憶乎？」煬帝道：「汝何人？今日尚敢呼我為殿下！」陳後主笑道：「今日與昔日何異？便呼一聲殿下，卻也不妨。」煬帝忽醒悟道：「陳叔寶死久矣，汝乃鬼也，何得在此迷人？」遂大聲叱之，倏忽之間，陳後主與張麗華寂然不見。煬帝吃了一驚不小，連酒都嚇醒，癡呆了半晌。此時天色漸晚，煬帝不敢再游入去，慌忙上馬離了吳公宅，竟自還宮，對蕭後說知此事。蕭後勸慰道：「巍巍天子，此等亡魂，何足畏也！」煬帝道：「雖不足畏，然亦非禱祥之事。」蕭後道：「陛下在東京北海上亦曾相遇，數年以來，有甚不禱祥？」煬帝道：「御妻言之有理。」

口雖如此說，心下終有幾分不安。蕭後忙又將酒來勸。煬帝勉強吃了幾杯，自覺神情蕭索，遂叫宮人將鏡來照。宮人取了一面菱花寶鏡送到煬帝面前。煬帝隨低頭一照，只見形神憔悴，滿臉上都是酒色之氣。自驚訝道：「何以消瘦若此？」蕭後湊趣道：「正所謂渣滓日去，清虛日來也。」煬帝細視良久，忽自撫其頸歎息說道：「朕這般一個好頭頸，不知誰當斲之！」蕭後大驚失色道：「陛下是何言也！」煬帝又仰天大笑道：「御妻好不達，貴賤苦樂，人遞為之，亦復何傷哉？」左右近侍聞此言者，無一人不惕然驚訝。正是：

良心不泯時時見，天理難消處處明。
謾道世人都是矯，人之將死見真情。

煬帝不以為異，只索酒與蕭後對飲。只吃到酩酊之時，方才住手去睡。怎奈心緒多端，睡不多一歇，便又醒來；醒在床上，無聊無賴。正喚醒蕭後，要以雲雨消遣，忽聽得宮門之外隱隱約約，就像有人唱歌，其聲甚悲。煬帝驚訝道：「是誰唱歌？這等淒楚！」遂側耳細聽。聽了一歇，模模糊糊，不甚明白。隨披了衣服，起來細聽。走到簾櫳之下，只見幾個宮人圍著一個宮人，聽她唱新歌。那宮人立在中間，也不慌也不忙，改口唱道：

河南楊柳謝，河北李花榮。楊花飛去落何處？李花結實自然成。

那宮人唱了一遍，眾宮人齊聲稱贊。煬帝心下大驚道：「楊花李花，分明指我與李淵。一成一敗，見乎辭矣。宮闈之中，何有此歌？」連忙走出叫那宮人來問。宮人原是無心唱了耍子，不期煬帝叫住問她，驚慌無措。煬帝道：「不要驚慌。我且問你，此歌是誰教你唱的，還是你自家編了唱的？」宮人答道：「此歌乃道路兒童聽歌，非賤婢自編。」煬帝道：「兒童之歌，你何由得知？」宮人道：「賤婢有個兄弟在民間聞得，流傳入宮，故此得知？」煬帝詢知是實，忽大叫道：「罷了，罷了，此天啟之也！此天啟之也！」蕭後聽得煬帝叫喚，忙起來問道：「陛下為何不悅？」煬帝道：「歌聲可惡，殊令人忿忿！」蕭後道：「無根之言，何足信也？不如去安寢罷。」煬帝道：「此等光景，教人如何安枕？怎生帖席？唯酒可忘憂耳。」眾宮人聽得，半夜裡又慌忙取上酒來。煬帝也不遜讓，拿起大杯，沒好氣的往口中亂吞。一連吃了三四杯，愈覺怒氣沖沖，又立起身來在殿上走了數遍，又仰首向天咄咄了幾聲，依舊去拿酒吃。又吃了兩杯，情景無聊之極，忽大聲歌唱起來。歌道：

宮木陰陰燕子飛，興衰自古謾成悲。
他日迷樓更好景，宮中吐豔戀紅輝。

煬帝歌罷，禁不住淒淒楚楚，兩目中流下淚來。蕭後忙勸慰道：「陛下為何這等悲切？」煬帝道：「朕亦安能自知？豈天不欲朕歡娛耶！」蕭後道：「陛下歌中之意，妾殊不解。」煬帝道：「御妻休問，他日當自知也。且痛飲燈前，消此長夜，成敗禍福聽於天矣。」說罷拿起酒來又飲，直吃到沉沉爛醉方扶到宮中去寢。正是：

運去多方見識，哀來無故興悲。
總是天心好惡，豈曰人力能為！